

序 言 一

贾平凹

1

中国散文的一兴一衰，皆是真情的一得一失。六十年代初期之所以产生一批散文名家和名作，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，依赖的便是真情的勃发。但不久社会生活的不正常，散文顿跌于套式，后一场文化革命使人的虚假恶性发展为疯狂，文风以唯美主义又更衍变为一种声嘶力竭的空喊，以致从此声名狼藉。

2

唾弃轻而狂的文风，有人却走向另一绝地，使散文的题材狭窄，精神脆弱，仅写于花花草草，矫揉造作，充满女人气，男不男女不女的二性子气，小，巧，甜腻。振兴中华，紧要的是振兴国民性，增强民族的自尊自强自立的素质，散文要以此为己任，让时代精神进来，让社会生活进来，张扬大度、力度，弃去俗气、小气。

3

中国的文字愈来愈走向世界，散文要破除框式，搞中西杂交。弄通弄懂什么是民族传统的东西，什么是外来的现代的东西，融汇化合，走出一条极民族化的又极具有现代意识的路子。散文之所以是散文，只有这么开放，才能坚实地独立于文坛。

散文应该是美文，不仅是写什么，而还要怎么写。有人将散文当作写小说前的训练，或应景之作，敷衍成篇糟踏散文的面目。散文的身价在于它的严肃和高尚，要扫除一切陈言，潜心探索它的结构、形式、文字，反复试验和实践，追求它应有的时空。

我们读《古文观止》，读中学课本，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散文大家，写得那一二篇绝美的抒情文，以为散文就是这类，但为了读到某一大家的更多的抒情文而翻阅他的文集时，我们常常吃惊他的一生仅仅是写了这几篇抒情文，而大量的是谈天说地和评论天下的文章，原来他们始终是以生命体证天地自然。社会到了今日，出版业异常发达，做文章的人太容易有出版和发表的地方，为出版而发表而做文章，文章必然量多质劣。

当然，文章的好坏，是时代之势左右，汉唐的文章只能是在汉唐，明清的文章只能是在明清。说过了，一个时代的文章总体水准由一个时代而定，但往往是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却改变了某个时期的文风。作家个人的作用实在是相当大的。中外的文学史已经证明：真情实感后，文章兴，浮艳虚假，文章衰。文学史上之所以有大家，大家之所以出现，就是在每一个世风浮靡、文风花拳绣腿的时期有人力排陈腐，复归生活实感和人之性灵。

序 言 二

周 鹏 飞

中国是一个散文艺术辉煌灿烂的地域。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，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那些有力而机智的妙手。唐宋八大家，耸起了中国古典散文的雄伟高峰。明清小品文，开辟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清幽境界。关于中国现代散文，鲁迅在回答一个美国记者的提问时指出，它的成功在小说和诗歌之上，这种观点，已经得到时间的证明。

中国当代散文是在中国古典散文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基础之上发生的，它继承了它们的全部精华，而且它有幸地吸收了外国散文的思想与技巧。当然，它走过一定的弯路。但是，中国当代散文，特别是八十年代的散文，及其在九十年代崛起的新的随笔小品，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，形成了一个汪洋恣肆的景观，特别是对人性人情人的心理的挖掘，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高度。中国当代散文在报纸、杂志和书籍所占的广阔位置，是任何时代都没有的。它以智者的步伐，走进了哲学思绪，也以百姓的步伐，走进了日常生活之中。总之，当代任何一个中国人，都会从中国当代散文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感情、见解、知识和美感。毫无疑问，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对中国当代散文做一次检阅，非常必要！

我相信即将出版的这套散文丛书，是经过精心策划和选编的，我特别赞赏这样一个举措：绝不允许书中出现错字和别字！没有一种向出版陋习挑战的勇气和技能，将难以胜任这个

艰苦的工作，这仿佛是从禾苗之中除尽野草，从小米中拣尽沙粒。但是，唯有以优质高效的标准对待出版工作，才是上策，才是符合生存规律的选择。不容置疑，陕西人民出版社将继续以这种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出版的图书。

目 录

阿 坚	谈谈我们的帕提	1
	甲八斋酒记	7
凸 凹	布鞋	11
	哦，女孩	18
鲍伯霞	旖旎九寨淡淡情	26
	假花	32
北 野	孔子故里行	35
畅 岸	难说是幼稚	41
	读徐州	46
曹晓冬	梦游	51
	手记	66
陈长吟	汉江船歌	70

程宝林	单位二题	77
戴 露	天坛一片白	83
	夜行车	88
邓 皓	为贞操祈祷的夜晚	92
	阳光下的思想	97
董月玲	回望静默大地	103
	大洪水中的遭遇	111
杜晓英	皇甫村的夜	116
方英文	爱情中的女人	119
冯秋子	鬼故事	125
	婴儿诞生	132
孤 岛	寻找朋友	140
	秋声	146
关海山	女婿	149
	美人	153
郭兴文	徘徊古寒溪	157
	老师·同学	162
洪 烛	远村无消息	168
	无鹰之夜	172
黄一鸾	极地	179
	背面无风	186
黄 矛	梦雨灵风不满旗	192
	上帝的光	196

老 愚	上 升	201
	怀 念 青 草	204
刘 红 庆	穷 居	213
	扮 戏	217
罗 强 烈	村 屋	221
	北 京 的 胡 同	225
骆 爽	晴 明	228
	追 忆 炭 火	233
庞 进	面 对 古 城 墙	236
	骊 山 云 树	240
秦 巴 子	红 尘 有 梦	246
	永 远 的 书 信	249
裘 山 山	听 女 人 说 梦	253
桑 桑	奇 迹	261
	羚 子 在 一 九 八 八	264
师 永 刚	换 根	269
	启 蒙 诗	275
王 开 林	圣 巴 巴 拉 广 场 上 的 鸽 子	281
	梦 中 的 黑 乙 鸟	287
苇 岸	没 有 门 户 的 宝 库	293
	四 姑	300
吴 鸿	永 远 的 记 忆	304
	我 也 没 有 见 过 长 城	307

邢小利	烟雨张良庙	311
谢 强	坟前哀歌	317
一 平	晚上	321
	未来到的儿子	325
亦 夫	空白	329
	捕鸟老人	332
于 君	长生鸟	335
	错误	339
元 元	天堂在出汗	344
	好大的雨	349
赵培光	出门在外	356
	赠书	360
张 放	我没有撞到寒山寺的钟	364
	煮鹤的忏悔	367
张晓伟	因为想念父亲	372
	我跟你说话	379
钟 鸣	动物随笔	385
周东坡	行云流水	391
	一九九四：寻找善良	395
选 编 后 记		405
后 记		406

谈谈我们的帕提

阿 坚

阿坚，1956年出生，祖籍山东，在北京生活了三十余年，某中文大学毕业，写散文写诗皆是随心所欲。

是 好朋友，得常见见。好朋友不是仨俩，每天去见一个，时间老花在友情上，那生计怎么办？再说现代的交友已不兴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，那一堆朋友能合

成旧标准下的一个知己，就单个来说，远不如古典时代的深刻；所以每两人相聚，往往内容不太饱满，时间里充填着一些沉默或无聊；还不如多见几个呢——有时再好的俩朋友，单独的半小时亲谈，就足以享受友谊并延续了。也不好说社会浅薄了，可说宽泛了，有感觉的人每天能遇到小而多的刺激，像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”，这种深而独的打动已经不多了。

还是约好个时间，朋友一齐见吧；这叫帕提。其中有酒食茶点，但不以吃喝为主，否则就叫“搓”了。一些脑力劳动者往往偏向前者的，这种具有圈子性、私人性、多形式且无功利目的的朋友聚会，在京城不凉不火，不似法国贵妇沙龙的典雅，也没有所谓“裴多菲俱乐部”的政治性，不过是帮搞文化工作的，在一起看看谈谈，以免去挂念，也许还一起活动点儿啥，绝不是紧张和严肃的，唯团结活泼。

我们这帮朋友中，不少早就通外语，但也就这几年才称它为帕提，而京城更新潮的艺术家把聚会已简称为“帕”了。几年前，我们只是称聚会的。聚会在颐和园后的黑山沪，主人家房稍宽且有院子；黑山沪傍山临河、春桃秋枫，是配别墅的风景；再就是主人西通《存在与时间》，中通《史记》和“红楼”，为人谦傲适宜，大亢小卑，至少像一个业余集体的头儿。

朋友圈中一半是搞哲学的，若干聚会中也就有一半略带些哲学味。但茶酒之间，谈起哲学的问题，不古板，不学术，也不那么逻辑，自自由由，倒更见些本真的、直觉的。那阵文化界内侈谈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，弄得跟通俗哲学似的，可朋友中专译过海和维的倒不怎么谈，外专业的逼问下，也只是说：

那两位大师思想深奥，表达艰涩，连精通德语或英语的欧美文化人也很少懂，那是一门过于专业的科学，哪能是个文化人就谈的；自从中国人凡事不“想起最高指示”了，便以为另有种文化或哲学方面的最高指示，这是惯性。聚会上的哲学谈，更多涉及东方的智慧和人文精神，也许是酒助表达或胆识，他们觉得研究大师的哲学，只算二手学术，算“学”“问”，而纯粹的哲学或学术，是直接的思想智慧；古来大师的存在，给后来者的启示和障碍几乎一样多，尤其在中国。

来聚会的有一半朋友不懂哲学，但不烦，有人问起古代有没有类似的“哲学帕提”，他们回答是肯定的，说古希腊的“雅典学院”就是，相对于同时期，中国有“稷下学宫”，都是思想自由、学派百出的聚会型团体。还说，别看那时冠以“学院”“学宫”，比现在的大学或研究所松散多了；思想和智慧那东西，并不见得是上班的八小时内能冒出的，它们的出现时间也是没谱的，是自由的；中国的老庄孔孟思想哪个是按时上班工作出来的？那帮哲学朋友也是，说系里或所里下午有学术报告他们不见得去，说这个周末搞个哲学聚会他们准到。有个新入圈的哲学朋友第一次带着发言稿来时，被拎着酒食的同仁取笑了一阵呢。主人告诉他：黑山沪聚会不是“白鹿洞书院”（朱熹讲经地）。

当然不能辜负了黑山沪的山水，有的聚会就在房后的山上了，尤其秋天。山上枫林整个儿红了，大片大片的红让眼睛不信。拎上吃喝，都是眉开眼笑的儿童表情；在优美的大自然环境中，人怎么会像大人呢，那些平常严谨死板的学究，都在离枫林百米时跑起来，被绊了跟头的爬起再跑。枫林里全是红雾

之光，蓝衣服变红了，熬夜的黄脸红了，黑黑的眼睛泛着紫光。有好事者还往地上铺塑料布，一人说，多可惜呀，别用塑料盖上这么好的颜色，他便带头直接坐在满是红叶的地上。酒瓶和罐头都启开了，左右上下全是红，连透明的二锅头揣在怀里，也有些玫瑰色了，都喝得多了些，每人的脸都特红——半酒光半枫光。就在树林里手舞足蹈了，舞乐是大家嘴里齐唱的歌。晃悠悠的人碰在树上，红雪一样的枫叶纷纷下落，大家无一头一肩的红叶叶，都像喜事中的人。舍不得下山，卧红醉睡的，俩俩依树耳语的，精选枫叶的，也有重喝二遍儿酒的，似看似笑不言一语……等朋友们扶将出了枫林，也不知谁喊了一句：外面的世界真苍白。

夏热时，还有水上的聚会。黑山沪房前的河，水活而清，亮亮地流向颐和园。那次是弄了一个橡皮船，把吃喝和衣服都放在上面，大家一律下水顺河游，不太会的套着泳圈，都围着橡皮船，把它当成水上餐桌，时而取酒饮之，难免有谁的话让人笑呛了水，这倒是省了不少啤酒。一朋友忽把泳裤扔在了橡皮船上，说是裤腰绳断了一游就往下掉，说上岸前再穿上就是了。另一朋友说，多不文明，你这不等于裸着参加帕提么——你为什么不脚冲前那么游，这样裤头只会越牢靠。他却回说：谁裸了？我穿着这条河呢。

水里的聚谈，大家的话跟岸上不一样，至少挺聪明的；也可能陆地的动物，到了鱼虾的环境，都能被水激动出新感觉。到青龙桥上岸时，都有些恋恋，说要能这么一直游下去就好了——刚才在水里扒着船漂，像随着诺亚方舟去一个新地方似的。

黑山沪的聚会随其主人出国而断。朋友们的帕提就改在元

代城墙根儿下的裕中东里了。比起黑山沪，新地点挺西化的，有德国钢琴，日本音响，法国油画和很多威士忌、白兰地。新主人看的外国书比中国书多，古外国书比今外国书多，他知古罗马城的事比知京城的事还多。大家也是随着他把聚会叫“帕提”了。主人好古典音乐，他那儿的帕提有一半都是音乐帕提了。前半内容还是叙情和吃喝，外国酒、欧式快餐，伴以弦乐四重奏。然后有歌唱家或钢琴家出场，专业的。他再给大家讲解，爱听就听，爱喝就喝，大家经他引导，都懂半点音乐了。但有谁拿来卡拉OK带他是坚不准放的，说他家不是“歌厅”。倘若谁想唱非港台、非通俗的歌，他让钢琴师给伴奏。他好唱咏叹调和朗诵维吉尔的牧歌。反正散了帕提从他家客厅出来，似有点闹不清外面是何年代。后来，我们的这位“雅帕提”主人去了法国。断了帕提那些日子像没过周末似的。

朋友圈中也有下海捞了些的，便把帕提一季一次地安排在山林之间的饭店，每次一周，算长帕提。在西山中的卧佛寺饭店，香山休养所，在颐和园内的益寿堂、畅观堂，我们春夏秋冬聚过，寒暄直至互相批判，吟诗或者骂人，围棋，登山，滑冰，访古，晒太阳，现编演活报剧，名堂很多，没有什么正规的文化内容。休假营式的帕提，连续七天，好朋友们在一起，除了养了身心，似也受了不少整个圈子气氛的熏染，多少次这种帕提下来，互相更理解，大的方面更接近，形成了一种小文化气候也许呢。大家也议论起契诃夫当年在黑海之滨的雅尔塔，是怎样长租一套别墅，请来一帮朋友长聚；还有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，定期举办豪华的帕提，把个人绝望的心情变成大家的狂欢。

这帮朋友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帕提了，虽然从简陋酒食到每日一宴，从相聚一晚到整整一周的休养营帕提，形式上豪富多了，但大家谈起来，觉得变化不大，不都是好朋友相娱相悦、相得相益，享受一个业余集体共情共义节日吗？异国的来信念及友情，絮叨的多是黑山沪帕提上的情形。

甲 八 斋 酒 记

阿 坚

1

甲八斋里书多酒多地图多，中国各省的分图都有，光北京的就有投影地图、等高线图、民国初年图等。我喜

欢收集地图，有点像收集国土——至少在视觉上，能居高临下地在地图上指指点点，像指点任你把玩的地盘。若是清爽的天气，又没朋友来，我就倒一杯酒，最好是中等度数的酒，随便抽出一张地图展开，慢慢喝，慢慢看。酒，让人略微忘却身分甚或物种，在地图面前，给人一种优越的凌然位置，不是么？甭管多大的山川城市、河湖森林，不都在你的俯瞰之下么。曲折的公路线，被铁路连接的城，包括那些难以通行的荒凉之地，不都任你的目光恣意行走么，当酒喝到恰好时，你会找到一种在大地上空飞临的感觉，一种比鹰还复杂的感觉。因为你明白你眼皮底下每一个符号的涵义，从蓝色的线条你能看出大河之疾、崖岸之峭，从那个小小圆圈看见城中一角落的朋友；你当年实际走过的那条公路，在地图上是一条细红线，你只用目光就能重新走出当时的感觉；虽然在地图上你的目光只走了几寸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耗了半杯酒，但这半个小时和半杯酒，却像当时那半个月的辛苦和醉意。几年前，甲八斋里有个地球仪，那时，你端杯酒，把地球仪扒了来扒了去，朦朦胧胧间，就跟上帝玩弄地球似的。

甲八斋的书架上乍看有很多瓶酒，细掂量起，发觉凡是好酒的瓶多半是空的。我倒不收藏名酒瓶，再好的酒瓶也往往扔垃圾盆里了事。不过，有的酒喝空了，往往把瓶在书架上摆一两个月。有点像对待书，书看完了不是也要摆回书架么，没准还要过几天翻翻的。而好酒开盖时，一般都有好友在场，好友聚喝必有一番好故事好酒话。瓶空了，人散了，但看看暂时还

立于书架上那只空瓶，似能重温些当时的情景；若是独处思念他们时，不妨拿下那个空瓶，打开瓶盖，闻闻残剩的酒气，再把瓶口对准耳朵，听听瓶中的动静，那么，聚会之夜的气氛和声音就能得之一一重现。把酒立于书架上，因我觉二者有部分类似的性质——都是最终作用于人之心，让人有形而上之得么。而酒比书显得悲剧些，它是一次性的，绝不像书能翻看好多年才能烂。所以，一本书比一瓶酒的寿命长，书算“老不死”的话，酒就算“红颜薄命”了，那么空酒瓶呢，就算一个玻璃的纪念碑吧——暂时的，最多两个月。

唯一我书架上摆得时间较长的一个空酒瓶是“湘泉”的瓶，湘泉是湖南名酒，毛泽东量爱喝的，这是次要的，关键是酒瓶非玻璃非瓷，而是土陶的，陶瓶不是极圆，瓶壁不是极光，商标不是板华丽，只是一张裁得不算极整齐的红纸写的七八个黑字，这一切显得它古朴，像是刚从马王堆中出窖的。在花花绿绿酒包装中，湘泉以拙土取胜。喝空湘泉后，我就把瓶当古董放在书架上了。我又从胡同里折了根深秋枣树枝，无一点绿色和顺直，疙疙瘩瘩、生生硬硬的一截黑枝，往土黄色的湘泉瓶里一插，是有一番硬骨清高、独守古堡的气象，比我邻居大花瓶插的锦簇深远多了。一个画画姐妹来我这，非看上了它，索要，我说配上窗雪的背景，只有白、黑、土黄三色，一定是幅好风骨之画。她说构思很好。我说；这构思算我送的吧，你得还我一瓶酒，如果你把陶瓶和枣枝拿走，你得再加一瓶。她答应了，扭着小腰走时，我才有点后悔，早知她这么喜欢它，应